

歷代短篇小說選

子選



歷代短篇小說選

徐之棠選註

上海教育出版社發行

版一第後利勝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

選說小篇短代歷

(册一全)

售實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選註者：徐之棠

註釋者：羅芳洲
唐紹吾

出版者：文力出版社

印刷者：中和印刷廠
淮安路七三五弄三〇號

發行者：教育書店
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
(本店參加聯營書店)

分發行：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聯營書店

序

中國的小說，淵源甚早。在先秦時代，如諸子書及楚辭中的神話與寓言，即富有小說的意趣。惜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神話傳說受了儒家的排斥，乃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到了漢代，已有小說的作家，但爲人所看不起，班固在其漢書藝文志上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里巷，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即班氏所錄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的作品，亦完全不傳。今所傳之漢人小說，如神異記、海內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內傳、別國洞冥記、飛燕外傳、雜事祕辛等，皆爲後人所僞託。可信者只有一部山海經，但山海經並不是真正的小說。直至魏晉六朝，儒教已失掉統制文化的權威，百家競起，佛道爭雄，小說家也乘時而作。如王嘉的拾遺記，干寶的搜神記，吳均的續齊諧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很好的作品。到了唐代，小說乃大爲盛興。洪邁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事情，淒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唐人的小說，向來叫做『傳奇』，其描寫多言豔情與劍俠之事，如

元稹的鴛鴦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薛調的無雙傳，沈既濟的枕中記，杜光庭的虬髯客傳等，均爲可歌可泣的妙作。至於宋代，白話小說漸興；元明以後，章回體的長篇小說發達起來，傳奇乃不爲世人所重了。

茲編所選，以唐人的傳奇爲主，而選唐以後短篇小說之精者附之，共六十五篇，雖遺漏尙多，然重要的文言小說則大部分羅致在這裏了。

編者誌 二五，五十三。

目錄

鶯鶯傳（元稹）	一
李娃傳（白行簡）	八
長恨傳（陳鴻）	一七
東城父老傳（陳鴻）	二三
霍小玉傳（蔣防）	二六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	三六
謝小娥傳（李公佐）	四四
秦夢記（沈亞之）	四七
柳氏傳（許堯佐）	五〇
東陽夜怪錄（王洙）	五三

柳毅傳（李朝威）	三
非烟傳（皇甫枚）	三
枕中記（沈既濟）	七
任氏傳（沈既濟）	八
無雙傳（薛調）	八
吳保安傳（牛肅）	九
紅線傳（袁郊）	九
崑崙雙傳（裴鏞）	一三
聶隱娘傳（裴鏞）	一六
裴航（裴鏞）	一〇
崔煒傳（裴鏞）	一四
楊娼傳（房千里）	二〇

杜子春傳（李復言）	……	一三三
張老傳（李復言）	……	一三六
虬髯客傳（杜光庭）	……	一三一
遊仙窟（張鷟）	……	一三六
楊太真外傳（樂史）	……	一五七
梅妃傳（無名氏）	……	一七四
譚意歌傳（秦醇）	……	一七九
桑懌傳（歐陽修）	……	一八六
李師師外傳（無名氏）	……	一九〇
狄氏（廉布）	……	一九七
陸務觀（周密）	……	二〇〇
工獄（宋本）	……	二〇三

秦士錄（宋 濂）	二〇五
王冕傳（宋 濂）	二〇七
書博雞者事（高 啓）	二一〇
中山狼傳（馬中錫）	二二三
鵝籠夫人傳（周 容）	二二八
李姬傳（侯方域）	二三一
馬伶傳（侯方域）	二三三
賣酒者傳（魏 禧）	二三四
大鐵椎傳（魏 禧）	二三六
柳敬亭傳（吳偉業）	二三八
廖氏傳（李長年）	二三九
姍姍傳（黃 永）	二四四

小青傳（無名氏）	二三八
汪十四傳（徐士俊）	二四四
髯樵傳（顧彩）	二四六
沈雲英傳（夏之蓉）	二四九
書鬪橋老僧事（朱辰應）	二五一
奇女子傳（徐芳）	二五二
圓圓傳（陸次雲）	二五四
費宮人傳（陸次雲）	二五六
嬰寧（蒲松齡）	二六一
馬介甫（蒲松齡）	二七〇
金和尚（蒲松齡）	二七六
吳順恪六奇別傳（王士禎）	二八〇

劍俠傳(王士禎).....	二八三
秦淮健兒傳(李漁).....	二八四
書麻城獄(袁枚).....	二八八
漳南俠士傳(崔述).....	二九三
記麻城豈腐翁事(黃培芳).....	二九四
名捕傳(姚伯祥).....	二九五
章冠整傳(吳汝綸).....	二九七

鶯鶯傳

元 稹 〇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兇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譟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師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

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腴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媒，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

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噓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翩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俸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

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整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吟。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繖，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當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視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秋艷兩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寬裳。

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奉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閨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授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舍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形之年。如或達十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以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

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柸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龍。吠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綺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春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縉綵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

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闌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翠鬢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顧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

篇。

○元稹——字微之，唐河南人。長慶中爲相，後爲武昌節度使卒。有元氏長慶集。

○登徒子——宋玉有登徒子賦，後因謂貪色者爲登徒子。

○潘郎——晉潘岳美姿儀，人稱潘郎。

李娃傳

自行簡○

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

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鬢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騁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勦取之，素馱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迪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筵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扇。生曰：『此誰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敝屣爛，矚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

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幃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醑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

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媪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媪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傾，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媪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老。」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媪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

四，有宦者徐出生，遶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感，絕食三日，邁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④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餉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擗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轝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立慙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風勝，顧眄左

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乘鬘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雍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歛衽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媪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糜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

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襪襪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闔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壙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痿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卻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因蹟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費，不啻直千金。今

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不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莫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鑄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英羣。』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⁵⁾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

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贖也。勅思自愛，其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容。向後數歲，生父母皆歿，持孝甚下，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木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屋。天子異之，德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沂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常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詠沂國之

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自行簡云。

○自行簡——字知退，唐下邳人。貞元末進士，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蓬郎中。

○知命之年——論語：「五十而知天命。」

○大宛——大宛國產馬，因稱馬爲大宛。

○凶肆——代辦內喪器具之店。

○三事——卽三公也。

長恨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盱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燿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而，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珠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織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鑿。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帝纓

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寒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璫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錫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請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

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辇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藍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旣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

但傳長恨歌云爾。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冠金步搖，芙蓉帳裏暖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無容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聽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知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蛾眉山上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塵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

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蛾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卽方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隊教方士慙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玉妃，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④報雙成⑤。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下夢中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鈎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持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慙懃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

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① 陳誠——字大亮，貞元中官主客郎中。

② 秦階——星名，漢書注：「秦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是謂太平。」

③ 請誅晁錯以謝天下——漢景帝時，晁錯請削諸侯封地，吳楚十國反，以誅錯爲名，帝遂殺錯於東市。

④ 小玉——吳王夫差女，後仙去。

⑤ 雙成——董雙成爲西王母侍女。

東城老父傳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具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

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鉞鉅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詩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轡。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

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鷓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羣雜竝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頭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猥撻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取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漳關不守。大駕幸城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蹄道窄，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

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上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人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洪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擾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轉連輒盆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

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時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鄰間，有人輒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廡，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胡羯陷洛——指安祿山之亂，安爲胡人，故云。

○幘頭——唐人之冠。

霍小玉傳

蔣防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閒，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賤，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

姿質穩麗，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懽。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諧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卽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塔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

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敍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一）、洛浦（二）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羅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裏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篋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羅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書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

縣主薄。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托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

空聞，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顯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候景先家貨賣。會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待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

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其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御窻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膏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

死矣。』凌晨請母梳粧。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僮勉之間，強爲粧梳。粧梳纔畢，而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歎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歛獻。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酬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奠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且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葢襪，紅綠被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帷幔，連招盧氏。生惶遽

走起，透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釧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鬻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蔣防——字子微，唐義興人。元和中，官司封郎中，知制誥，進翰林學士，出爲汀州刺史。

○巫山——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

遊高唐，願薦枕席。一王因幸之。』

洛浦——宓妃溺死洛水爲神。曹植有洛神賦。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鬪於左右。又入大

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設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

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強來親浴，言調笑，誑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一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容。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誦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游，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親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

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以解之。向者羣女姊妹，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揖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撤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廣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

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章朝。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愛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者，老音樂車，擧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

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日，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崗。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

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暮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右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別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㊂之所爲崇。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樁，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

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巧，嵌窻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且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虛浮，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在歲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覩淳于生墓，詢訪遺跡，繡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

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概領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李公佐——字顯蒙，唐隴西人。嘗舉進士，官江西從事，揚州錄事。

○蕭綸——言至近之地。

○木媼——言木怪之能媚人者。

謝小娥傳

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
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埒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
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
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

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日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婦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至前，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申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備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

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宴。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鑿，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鑽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其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

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媼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讎，節也。備保羅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真如——佛家語，謂實體實性而永世不變之真理。

秦夢記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郿，出長安城，客棗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宮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使佐西術伐河西。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苦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尙公，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當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

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擗莎，雜英滿地兮春色凋和。殊秋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和託久矣，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功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鼙拊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子，願此聲少善，願沈郎廢楊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鼙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蕚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繒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

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全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臺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仙矣，惡又死乎！

○沈亞之——字下賢，唐吳興人，登元和進士第，終鄆州掾。

○中涓——秦官名。

柳氏傳

許堯佐 〇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拓，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諧，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

焉。李生素重翹，無所怪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翹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翹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翹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翹之費。翹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翹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翹上第，屏居閭歲。柳氏謂翹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尙。豈宜以濯澆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翹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盡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籍翹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三)以神武返正，翹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數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苦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落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翹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轎，從兩女奴。翹偶隨

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台，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冀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轉轉，日斷意迷，失於驚疑。胡大不勝慚。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胡，胡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處僕許俊者，具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胡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逕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甲餘乃被任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胡札示柳氏，揆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胡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胡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尙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胡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囚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惡撓法，憑恃微功，騙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身決，卻奪柳氏，歸於韓胡。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因乏訓齊。

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沙吒利賜錢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⑤澠池⑥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澠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⑤許燒佐——唐人第進士，官太子校書郎，終諫議大夫。

⑥採蘭——東晉補亡詩：「詔彼南陔，言採其蘭。」序謂孝子相成以養也。後因用採蘭爲孝子養親之意。

⑦宣皇帝——指肅宗。

⑧衣襖胡——襖通變，謂衣變胡之服也。

⑨曹沫——春秋時魯將，三敗於齊，後叔齊桓公盡返三戰所亡之地。

⑩澠池——蘭相如從趙王會秦王於澠池，不辱命而歸。

東陽夜怪錄

王洙①

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晦，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輻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踟躕謝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霽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隣，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藁，分明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有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

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成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問，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借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塵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簪暎雪，彷彿若見着皁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然？』然見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尉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卽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

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喏
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山狀，西望故國，悵
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
「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
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柱石，煎迫不堪。旦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
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
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敢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
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
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
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
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高介。」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
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

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囑。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若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何門而得離火宅？」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回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尙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尙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尙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尙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冠絕一時，研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宋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廣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

珍重因，遠離西國越咸寧。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或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暇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異維，御宿川之東時，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鑿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冷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躡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相去數千，苗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懸非遠。知吾輩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頗分。」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

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春與之分，非淺。何爲尙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噓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鶴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足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又無所言。皮裏藏舌，吾輩抑將不可。况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虛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寧生。候驚丞相喘，用識烏盧鳴。黍稷茲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宋人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吾家編葢蒼文，暨甚樂厭靜，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此曾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有還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

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森茲爲人，有甚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楚星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駟狎稚子，猶守酒旂，諂回妖狐，竊脂媚宦，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成侏無別，非人倫，異日藐我。今對帥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慚食肉主恩深，日宴蟠蛇卽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譏諷。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爲盤瓠，褒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華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禁暴。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竄，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噴。」於是介立即引胃昆仲與自虛相見。初，澹澹然若自色，二人前來，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

小稱姓名。藏瓠又巡歷云：「介兄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怍。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墊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讐，惡聞發劓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極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尙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饑應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草歐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興從今。」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諗舊制，

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鉤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牒穢拍鼻，唯窸窣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山容。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櫻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齧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臺駝一，貼腹跪足，偃耳齧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闢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穗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辮振雪，上馬而去。遇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踏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積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羆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髀，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簪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羆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

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之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王洙——字學源，其先瑯琊人。元和進士。

○踽踽——獨行貌。

柳毅傳

李朝威○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

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殺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顛晦，不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繆廻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殺請問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祝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倚託，千萬無渝。」殺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慙泣，若不自勝。殺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曰：「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

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廻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河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宮門闕。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

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闈，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諱聽，坐貽孽，使閨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苦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糜繫於此，故錢塘之五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摧簌，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玄鬣，頃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繖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

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繼綫。」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蕭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因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寬。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嬰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愀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

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殺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殺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聲，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齊銚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縠。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殺。殺踞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

戒，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蕘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婚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欵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鍊，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受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簞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如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

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聞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僮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恨歎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担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 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

產踰月，乃纓飾換服，召發於寢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從不允，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幸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澤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矧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幸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錢塘逼之際，重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

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

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也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以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敍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舍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矣。愚義之，遂爲斯文。』」

○李朝威——隴西人，生平不詳。

○阿房——宮名，在陝西長安縣北，秦始皇所築。

非烟傳

皇甫枚 ○

隴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纒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

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闈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龕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愛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金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帝旌倚繡櫺，暗牘蟬錦思難窮。近年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

乃剪烏絲，爲回簡曰：『春日遊，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有鴛鴦，難干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遠和，托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愛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前悻。莫孤短而寧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驗華篇。』

詩曰：『一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

回簡，得費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持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髮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費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願，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

詩曰：『書簪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

封訖，乃召門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

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淪惠好，專望來儀。』寸
 萬重，悉俟晤語。』既睡，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
 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錦初動，復送象
 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
 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
 象踰垣而歸。明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
 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
 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
 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用助。或
 景物寓目，謠詠寄情，來來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
 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
 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睨。公業不勝其

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緊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曰：『生得相對，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意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答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寔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子有崔李二姓，常與武穆遊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醒，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抑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而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皇甫枚——字隱之，唐安定人，著有三水小牘。

○薛濤——薛濤唐之名妓，嘗住深紅小彩牋，時人謂之薛濤牋。

枕中記

沈既濟 ○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庸樸，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施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遊於藝，自維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寤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裘衣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士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探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番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破彼投，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牛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

大破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瑞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尙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血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戕。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官三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儆、儆、儆、儆、儆。儆爲考功員外，儆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李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謫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園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

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讜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尙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謂曰：「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沈既濟——唐蘇州吳人。官至左拾遺，史館修撰，禮部員外郎。

○青紫——謂貴官也。

○中官——宦官也。

任氏傳

沈既濟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瓘，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瓘相得，遊處不閒。唐天寶九年夏六月，瓘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問去。繼至飲所，崙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

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熾。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階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上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秦荒及廢圃耳。既歸，見盜。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鬟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柵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懈怪也。』鄭子請之，與被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忘者，非他；

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盜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盜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盜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盜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盜迎問之：「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盜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盜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盜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盜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盜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髻而往。既至，鄭子適出。盜入門，見小僮擁髻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盜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盜別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盜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盜以力制之，方急，則

曰服矣。請少廻旋。既從，則捍御如舊。如是者數四。盜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抵抗，面神色已變。盜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并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盜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慚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糲可給，不當至是。』盜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盜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盜給焉。任氏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盜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盜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隨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賤。以是長安狹，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盜曰：『幸甚。』郿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盜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

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盜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竊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盜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盜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盜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盜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問，笑謂盜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愛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盜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寧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背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

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詰之。鄭子不獲已，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鄭馬，毘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器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盜。盜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盜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請盜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縫紉，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轉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綵糧，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盜資助。盜與吏勸勸，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盜大矣。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

行。盜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視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盜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盜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盜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盜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盜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後。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歷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盜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盜爲殿中侍御史。兼龍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

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滌，方舟泐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

○釜——音吟。

○教坊——官署名，女樂隸於教坊。

○質明——天明時也。

無雙傳

薛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民，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卒，婦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瑞麗聰慧，

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爾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顯養。無以他事日撓。」其姊竟不疼。仙客護喪歸葬。喪歸。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寄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遺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其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

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關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馬鎖，南望日斷，遂乘驄乘櫺，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持白棊，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童，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畫，兵士皆持兵挺力，傳呼斬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執視之，乃舊使蒼頭寒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

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有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刻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極厚與鴻蘋居。寒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悵悵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罷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寒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寒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寒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寒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寒鴻，寒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咽寒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寒鴻問候。」又曰：「我不

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開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寒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寒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寒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迹，詞理真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秋滿，閉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武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胸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

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某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寒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夔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寒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寒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聞比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深癩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嬰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

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辱，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一 常調——清河中寶鼎人，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加知制誥。

二 襄鄧——襄州鄧城縣之簡稱，故城在今湖北襄陽縣。

三 變子——昇變之人。

吳保安傳

牛肅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

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藉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慕府傾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秉武，受命專征，親統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貊。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沾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境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時，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四。保安旣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願身世已矣，念鄉國首，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

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而淚滿地。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孽，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雋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

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貧賸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日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往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貪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遠。』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

安居歸北，且以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擢授代州戶曹參軍。秋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纓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醮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翔愛之如弟。於是蓋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蓋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

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去。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受，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問關——艱澀之義。

○昏——同渺。

紅線傳

袁 郊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郵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幃門已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繁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此語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卽待某。」

卻迴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加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鬢髮，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役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廊，鼾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蹶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髻耳，嚙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滹水東流。長懸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醇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

入危邦，道經過五六城，冀誠主愛，敢言其苦。『諺乃發使人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諱却封納。』專使呈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爰疑，使者以馬籠過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役當捧轂後車，來則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癘，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司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賦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往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使當遁跡塵中，棲

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在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洽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阮咸——樂器名，爲琵琶之屬，相傳爲阮咸所製。

○芫花酒——毒酒也，芫音元。

崑崙奴傳

裴 鏞

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擊之，沃以甘酪而進。一

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問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瑤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自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人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寤。

搞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綉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纒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縈。但吟詩曰：『深洞鸞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緩步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頓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湖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羶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

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裴鋼——咸通中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後官成都節度副使，加御史大夫。

○遲明——天將明未明時也。

聶隱娘傳

裴 鋼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卻領取。」尼歛然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請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穴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割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

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至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要卽坤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

「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久躍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自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富。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衛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擊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

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乃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

不及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收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繼。』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絹，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迴。』劉聽之，到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望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而入，冥然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鶴，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櫛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

漸不知所之。及劉蕤於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昔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馬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亦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毒隱娘傳——此文或出段成式作

○于闐——漢時西域國名，即今新疆于闐縣，以產玉著稱。

裴航

裴 鏞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於鄂洛，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備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

達而會而焉。因賂侍妾婁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婁煙。煙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醮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婁煙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鬢，月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愕胎。○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婁煙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婁煙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竟無蹤兆。遂飾粧歸禁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擊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

因尋甌，謬揭箒，覩一女子，露鬢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婦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觀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至，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一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饒州藥鋪卜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卜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滿囊兼貨僕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臨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聽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擣之，盡爲

而夜息。夜則嫗收幣曰：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嫗持而吞之，曰：『我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人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幃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都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惓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己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顯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敍話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顯稽顙曰：『兄旣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憮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

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愕胎——驚視貌。

○崎嶇——謂山路不平也。

崔煒傳

裴 鏞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頭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疥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

數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資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灸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請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腳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餐之。時已逼矣，求人不得。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饜。吾聞大恩尙不報，况愈小疾耶。』遂令其神僕，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櫺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之失歸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

白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口中。虵就飯之。煒察虵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虵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虵之見憫，欲爲炙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于穴。煒乃燃艾燂虵而炙之，是贅懸手墜地。虵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醒煒。煒不受，而啓虵。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採援沉淪，倘賜挈，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虵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虵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虵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虵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鑪，鑪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芬芳鬱鬱。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牀，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鼓，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

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寬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邈之女也，沒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箠箠，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出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問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

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琴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會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遂貺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驛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

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露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會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燧球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視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緡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上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縱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豔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

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京鄴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她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①她——俗蛇字。

②奉箕帚——顧本爲妾，司灑掃之事也。

楊娼傳

房千里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識其字，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姪，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回，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穆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鏹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湯。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傍輕舫，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

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卻帥之賂，廉也。雖爲娼，羞足多乎。

○中貴人——內臣之貴幸者。

杜子春傳

李復言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

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娼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去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十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族親，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囁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

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遣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仗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狡兔、獅子、蛟螭、萬計，哮吼爭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兩叉，四面

遇師。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取，又置之鏡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拽于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咒且罵。春終不顧。將軍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於鎔銅、鐵杖、確、礮、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堪，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

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尙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旣歸，愧其忘誓，復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石季倫——卽石崇，晉時巨富。

○猗頓——春秋時魯人，用鹽起家，富比王侯。

張老傳

李復言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媪令訪良婿。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子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願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令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

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章氏，園業不廢，負穢鏤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怨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土屋山下有一小莊，明且歸耳。」天將曙，來別章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蹏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絕無消息。後數年，忽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山，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翱翔其間，歌管鏗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章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章前

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指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子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麗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章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章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章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章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卻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章日荷

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邙，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跡，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邙前，忽見張家嵬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嵬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嵬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嵬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嵬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虬髯客傳

杜光庭 ①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聘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既去，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頷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

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靖不自信獲之。益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履。既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煮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椀欵臥，看張氏梳頭。靖怒其未決，新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貴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矣。」且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遊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斟。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

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卻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誠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問發何時到太原？」靖計之，某日常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訖，乘驢而前行，若飛，迴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論，且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卽我與道兄俱

在其所也。」公到，卽見二乘，攬衣登樓，卽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登樓，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起而語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棋道士對弈，虬髯與靖旁立爲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瞭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弈，請去。旣出，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知聲，欲令新婦祇謁，略議從容，無令前卻。」言畢，吁嗟而去。靖亦策馬過，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聲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婢奴三十餘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非人間之物。巾粧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旣畢，傳云：「郎三來！」乃虬髯者，紗帽褐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而家人自西

堂昇出二十牀。各以綿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四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略，征夫之貴，樂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余之贈，以奉真主，犖功業，勅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

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杜光庭——字賓至，唐縉雲人。事蜀王建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後隱青城山卒。

○龍戰——世稱羣雄割據之際爲龍戰。

遊仙窟

張鷟○

若夫積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書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卽此山是也。僕從汧隴，奉使河源，嗟命運之迍邐，歎鄉關之眇邈。張鷟古迹，十萬里之波濤，伯禹遺踪，二千年之坂墮。深谷帶地，鑿穿崖岸之形，高嶺橫天，刀削崗巒之勢。烟霞子細，泉石分明，實天上之靈奇，乃人間之妙絕。目所不見，耳所不聞。日晚途遙，馬疲人乏。行至一所，險峻非常。向上則有青壁萬尋，直下則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傳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跡罕及，鳥路纒通。每有香菓瓊枝，天衣錫鉢，自然浮出，不知從何而至。』余乃端仰一心，潔齋三日。緣細葛，泝輕舟。身體若飛，精靈似夢。須臾之間，忽至松柏巖，桃李澗，香風觸地，光彩遍天。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余乃問曰：『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故來祇候。山川阻隔，疲頓異常，欲投娘子，片時停歇，賜惠交情，』

幸垂聽許！」女子答曰：「兒家堂舍淺陋，供給單疎，只恐不堪，終無吝惜。」余答曰：「下官是客，觸垂卑微，但避風塵，則爲幸甚。」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良久乃出。余問曰：「此誰家舍也？」女子答曰：「此是崔女郎之舍耳。」余問曰：「崔女郎何人也？」女子答曰：「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氣調如兄，崔李珪之小妹。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少匹。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空；細細腰支，參差疑勒斷。韓娥宋玉，見則慈生；絳樹青琴，對之羞死。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體弱輕身，談之不能備盡。」須臾之間，忽聞內裏調箏之聲；僕因詠曰：「自隱多姿則，欺他獨自眠。故故將箏手，時時弄小絃。耳聞猶氣絕，眼見若爲憐。從渠痛不肯，人更別求天。」片時，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面非他舍面，心是自家心。何處關天事，辛苦漫追尋！」余讀詩訖，舉頭門中，忽見十娘半面。余卽詠曰：「斂笑偷殘靨，含羞露半唇。一眉猶叵耐，雙眼定傷人。」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須漫相弄，幾許費精神。」於時夜久更深，沉吟不睡，彷徨徙倚，無使披陳。彼誠既有來意，此間何能不答！遂申懷抱，因以贈書曰：「余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下。彈鶴琴於

蜀郡，餽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珮，未甚關懷；合登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朦朧橫波，翻成眼尾。纔舒兩頰，孰疑地上扯華；乍出雙眉，漸覺天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粧；南陽傷心，千迴撲鏡。洛川迴雪，只堪使疊衣裳；巫峽仙雲，未敢爲擎鞦韆。忿秋胡之眼拙，枉費黃金；念交甫之心狂，虛當白玉。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閑亭，忽遇神仙，不勝迷亂。芙蓉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木栖出於山頭，相思日遠。未曾飲炭，腸熱如燒；不憶吞刀，腹穿似割。無情明月，故故臨窗；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慾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故相逢，却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書達之後，十娘歛色謂桂心曰：「向來劇戲相弄，真成欲逼人。」余更又贈詩一首，其詞曰：「今朝忽見渠，委首不覺慙。勸着心口，令人頻作許叮嚀。渠家太劇難求守，端坐刺心驚。愁來益不平，看時未必相。看死，難時那許太難生。沉吟坐幽室，相思轉成疾。自恨往還疎，誰肯交遊密。夜夜空知心失眠，朝

朝無便投膠漆，園裏華開不避人。匣中面子翻春出，如今寸步阻天津，伊處留心更覓勸。莫言長有千金面，終歸變作一抄塵。生前有日但爲樂，死後無春更著人。祇可偕伴一生意，何須負持百年身？少時坐睡，則夢見十娘，驚覺攪之，忽然空手。心中悵快，復何可論！余因乃詠曰：『夢中疑是實，覺後忽非真。誠知腸欲斷，窮鬼故調人。』十娘見詩，並不肯讀，卽欲燒却。余卽詠曰：『未必由詩得，將詩故表憐。東鄰入火，定是欲相燃。』十娘讀詩，悚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裏拈衣，衫服靚粧，當階正履。余又爲詩曰：『薰香四面合，光色兩邊披。錦障劃然卷，羅帷垂半敲。紅顏雜綠黛，無處不相宜。豔色浮粉粉，含香亂口脂。鬢欺蟬鬢非成鬢，眉笑蛾眉不是眉。見許實娉婷，何處不輕盈！可憐嬌裏面，可愛語中聲。婀娜腰支細，細許，睡話眼子長長聲。巧兒舊來鑄未得，畫匠迎生摸不成。相著來相識，傾城復傾國。迎風幘子鬱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口上珊瑚耐拾取，頰裏芙蓉堪摘得。聞名腹肚已猖狂，見面精神更迷惑。心肝恰欲摧，踴躍不能裁。徐行步步香風散，欲語時時媚子閒。慳疑織女留星去，眉似嫦娥送月來。含嬌窈窕迎前出，忍笑婆娑返却迴。』余遂止之曰：『既有好意，何須却人？』然後透迤迤面，嫵妮向前。十娘歛

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向見稱揚，謂言虛假，誰知對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十娘曰：「向見詩篇，謂非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章。此是文章窟也。」僕因問曰：「主人姓望何處？夫主何在？」十娘答曰：「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祖弘農楊府君之長子。孰成大禮，隨父住於河西。獨生姪，屢侵邊境，兄及夫主，棄筆從戎，身死寇場，屍魂莫返。兒年十七，死守一夫，嫂年十九，誓不再離。兄卽清河崔公之第五息，嫂卽太原公之第三女。別宅於此，積有歲年。室宇荒涼，家途窮弊。不知上客從何而至？」僕歛容而答曰：「下官望屬南陽，住居西鄂，得黃石之靈術，控白水之餘波，在漢則七葉貂蟬，居韓則五重卿相。鳴鐘食鼎，積代表纓。長戟高門，因循禮樂。下官常構不紹，家業淪胥。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軍距鹿侯之子。不能免俗，沉跡下寮。非隱非遁，逍遙鸚鵡之間，非吏非俗，出入是非之境。暫因驅使，至於此間。卒爾乾煩，實爲傾仰。」十娘問曰：「上客見任何官？」下官答曰：「幸屬太平，恥居貧賤。前被賓貢，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頻繁上命，徒想報恩。馳驟下寮，不違齋處。」十娘曰：「少時不因行使，豈肯相顧？」下官答曰：「比

不相知，誤爲參展。今日之後，不敢差違。」十娘遂回頭嗔桂心曰：「料理中堂，將少府安置。」下官逡巡而謝曰：「遠客舉微，此間幸甚。才非賈誼，豈敢異堂！」十娘答曰：「向者承聞，謂言凡客拙爲禮，深覺面慚。見意相當，事須引接。此間疎陋，不免風塵。入室不合推辭，異常何須進退！」遂引入中堂。手時金臺銀闕，蔽日干雲。或似銅雀之新開，乍如靈光之且敞。梅梁桂棟，疑飲澗之長虹；反宇雕甍，若揮天之鶴鳳。水精浮柱，的皪含星；雲母飾窗，玲瓏映日。長廊四注，爭施玳瑁之椽；高閣三重，悉用瑠璃之瓦。白銀爲墜，照曜於魚鱗；碧玉緣階，參差於鴈齒。入穹崇之室宇，步步心驚；見儼闈之門庭，看看眼礮。遂引少府升階。下官答曰：「客主之間，豈無先後！」十娘曰：「男之女禮，自有尊卑。」下官遷延而退曰：「向來有罪過，忘不通五嫂。」十娘曰：「五嫂亦應自來，小府遺通，亦是周匝。」則遺桂心通，暫參屈五嫂。十娘共少府語話片時，須臾之間，五嫂則至。羅綺繽紛，丹青矇矓。裙前麝散，背後龍盤。珠繩絡翠衫，金薄塗丹履。余乃詠曰：「奇異妍雅，貌特驚新。眉間月出，疑爭夜，頰上華開似鬪春。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嘔。真成物外奇稀物，實是人間斷絕人。自然能舉止，可念無比方。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孫千迴。」

死。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織成錦袖麒麟兒，判繡裙腰鸚鵡子。觸處盡開懷，何曾有不佳！機關太雅妙，行步絕姪姪。傍人一一丹羅襪，侍婢三三綠線鞋。黃龍透入黃金釧，白燕飛來白玉釵。相見既畢，五嫂曰：「少府跋涉山川，深疲道路，行途屈此，不及傷神。」下官答曰：「僮僕王事，豈敢辭勞！」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朝聞烏鵲語，真成好客來。」下官曰：「昨夜眼皮潤，今朝見好人。」即相隨上堂。珠玉驚心，金銀曜眼，五彩龍鬚席，銀繡綠邊氍，八尺象牙床，緋綾帖薦褥，車棗等寶，俱映淺曇之花，瑪瑙琪珠，並貫瓏梨之線。文柏榻子，俱寫豹頭；蘭草燈心，並燒魚腦。管絃寥寥，分張北戶之間；杯盞交柯，列坐南窗之下。各自相讓，俱不肯先坐。僕曰：「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請主人先坐。」五嫂爲饒劇，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須作主人公。」下官曰：「僕是何人，敢當此事！」十娘曰：「五嫂向來戲語，少府何須漫怕！」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須身當。」五嫂笑曰：「只怕張郎不能禁此事。」衆人皆大笑，一時俱坐。即喚香兒取酒，俄爾中間，擎一大鉢，可受三升已來，金鈿銅鑲，金盞銀盃，江螺海蚌，竹根細眼，樹瘦蠅唇，九曲酒池，十盞飲器，鱗則兕觥犀角，冠冠然許於座中，杓酌鵝項鴨頭，汎汎焉浮於

酒上遣少婢細辛酌酒，並不肯先提。五嫂曰：『張郎門下賤客，必不肯先提。娘子徑須把取。』
十娘則斜眼佯嘆曰：『少府初到此間，五嫂曾些頻頻相牽。』五嫂曰：『娘子把酒莫賸，新婦更亦不敢。』酒巡到下官，飲乃不盡。五嫂曰：『胡爲不盡？』下官答曰：『性飲不多，恐爲顛沛。』五嫂罵曰：『何由叵耐！女婿是婦家物，打殺無文，終須領使盡，莫漫造衆諸！』十娘謂五嫂曰：『向來正首病發耶？』五嫂起謝曰：『新婦錯大非過。』因迴頭熱視下官曰：『新婦細見人多矣，無如少府公者；少府公乃是仙才，本非凡俗。』下官起謝曰：『昔卓王之女，聞琴識相如之器量，山濤之妻，擊壁知阮籍爲賢人，誠如所言，不敢望德。』十娘曰：『遣綠竹取琵琶彈，兒與少府公送酒。』琵琶入手，未彈中間，乃詠曰：『心虛不可測，眼細強關情；迴身已入抱，不見有嬌聲。』十娘應聲卽詠曰：『憐腸忽欲斷，憶眼已先開；渠未相撩撥，嬌從何處來？』下官當見此詩，心膽俱碎。下床起謝曰：『向來唯說十娘面，如今乃始見十娘心，足使斑婕好扶輪，曹大家闈筆，豈可同年而語，共代而論哉！』請索筆硯，抄寫置於懷袖。抄詩訖，十娘弄曰：『少府公非但詞句妙絕，亦自能書筆，似青鸞人同白鶴。』下官曰：『十娘非直才情，實能吟詠。』

誰知玉貌，恰有金聲。」十娘曰：「兒近來患嗽，聲音不徹。」下官答曰：「僕近來患手，筆墨未調。」五嫂笑曰：「娘子不是故誇，張郎復能應答。」十娘來語，五嫂曰：「向來純當漫語，元來無次第，請五嫂當作酒章。」五嫂答曰：「奉命，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曰：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當，罪有科罰。」十娘即遵命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次下官曰：「南有樛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五嫂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又次五嫂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及見復關，載笑載言。」次十娘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次下官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噉日。」五嫂笑曰：「張郎心專，賦詩大有道理。俗諺曰：『心欲專，鑿石穿。』誠能思之，何遠之有！」其時，綠竹彈箏，五嫂詠箏曰：「天生素面能留客，發意關情併在渠，莫怪向者頻聲戰，良由得伴乍心虛。」十娘曰：「五嫂詠箏，兄詠尺八。」眼多本自合渠愛，口少出來每被侵；無事風聲徹他耳，教人氣滿自填心。」下官又謝曰：「盡善盡美，無處不佳；此是下愚，預聞高唱。」少時，桂心將下酒物來：東海鱸條，西山鳳脯，鹿尾鹿舌，乾魚炙魚，鴈醢荇菹，鶉臛桂糝，熊

掌兔餅，雉膠豺唇，百味五辛，談之不能盡，說之不能窮。十娘曰：『少府亦應太飢。』喚桂心盛飯。下官曰：『向來眼飽，不覺身飢。』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雙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僕答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十娘問曰：『若爲賭宿？』余答曰：『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便點，兒遞換作，少府公太能生。』五嫂曰：『新婦報娘子，不須賭來賭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十娘曰：『五嫂時時漫語，娘與少府作消息。』下官起謝曰：『元來知劇，未敢承望。』局至，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睞，手子盱睞，一雙臂腕，切我肝腸，十箇指頭，刺人心髓。下官因詠局曰：『眼似星初轉，眉如月欲消，先須捺後脚，然後勒前腰。』十娘則詠曰：『勒腰須巧快，捺脚更風流，但令細眼合，人自分輸籌。』須臾之間，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音，趨下官處，時復偷眼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大語曠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皺眉，張郎不須斜眼。』十娘佯作色曠曰：『少府關兒何事？五嫂頻頻相惱。』五嫂曰：『娘子向來頻盼少府，若非情想有所交通，何因眼脉朝來頓引？』十娘曰：『五嫂自隱心偏，兒復何曾眼引？』五嫂曰：

「娘子不能，新婦自取。」十娘答曰：「自問少府，兒亦不知。」五嫂遂詠曰：「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承聞欲採摘，若箇動君心？」下官謂：「性貪多，欲爾華俱採。」五嫂答曰：「暫遊雙樹下，遙見兩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風並散香。戲蝶扶丹萼，遊蜂入紫房；人今總摘取，各著一邊廂。」五嫂曰：「張郎大貪生，一箭射兩梁。」十娘則謂曰：「遮三不得一，竟兩都虛失。」五嫂曰：「娘子莫分疎，兔入狗突裏，自來飲食，知復欲何如！」下官即起謝曰：「乞漿得酒，舊來伸口，打兔得罌，非意所望。」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調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處談道兒一錢不直。」下官答曰：「向來承顏色，神氣頓盡；又見清談，心膽俱碎。豈敢在外談說，妄事加諸，忝預人流，寧容如此！伏願歡樂盡情，死無所恨。」少時，飲食俱到，薰香滿室，赤白兼前，窮海陸之珍羞，備川原之菓菜，肉則龍肝鳳髓，酒則玉醴瓊漿，城南雀噪之禾，江上蟬鳴之稻，雞臠雉臠，鼈醢鶉羹，楛下肥醃，荷間細鯉，鵝子鴨卵，照躍於銀盤，麟脯豹胎，紛綸於玉盞，熊腥純白，蟹醬純黃，鮮鱸共紅，縷爭輝，冷肝與青絲亂色，蒲桃甘蔗，榴棗石榴，河東紫鹽，嶺南丹橘，燉煌八子柰，青門五色

瓜，太谷張公之梨，房陵朱仲之李，東王公之仙桂，西王母之神桃，南燕牛乳之椒，北趙雞心之棗，千名萬種，不可具論。下官起謝曰：『予與夫人娘子，本不相識，晉祿公使，邂逅相遇，玉儂珍奇，非常厚重，粉身灰骨，不能酬謝。』五嫂曰：『親則不謝，謝則不親。幸願張郎，莫爲形跡。』下官答曰：『既奉恩命，不敢辭遜。』當此之時，氣便欲絕，不覺轉眼，時復偷看十娘。十娘曰：『少府莫看兒！』五嫂曰：『還相弄！』下官詠曰：『忽然心裏愛，不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十娘詠曰：『眼心非一處，心眼舊分離，直令某眼見，誰遣報心知！』下官詠曰：『舊來心使眼，心思眼卽傳，由心使眼見，眼亦共心憐。』十娘詠曰：『眼心俱憶念，心眼共追尋，誰家解事眼，副著可憐心。』于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譏警曰：『但問意如何，但知不在棗。』十娘曰：『兒今正意密，不忍卽分梨。』下官曰：『勿遇深恩，一生有杏。』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捺。』十娘曰：『暫借少府刀子割梨。』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十娘詠鞘曰：『雙捺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卽索碁局，共少府賭酒。下官得勝。五嫂曰：『圍碁出於智慧，張郎

亦復太能。」下官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且休卻。」五嫂曰：「何爲即休？」下官詠曰：「向來知道徑，生平不忍欺，但令守行跡，何用數圍碁！」五嫂詠曰：「娘子爲性好圍碁，逢人剩虧不尋思，氣欲斷絕先挑眼，既得連罷卽須遲。」十娘見五嫂頻弄，佯瞋不笑。余詠曰：「千金此處有，一笑得渠爲，不望全露齒，請爲暫嘖眉。」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金。」當時有一破銅炭斗在於床側，十娘忽詠曰：「舊來心肚熱，無端強熨他，卽今形勢冷，誰肯重相磨！」下官詠曰：「若冷頭而在，生平不熨空，卽今雖冷惡，人自覓殘銅。」衆人皆笑。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箏，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白魚躍而應節。清音叨咄，片時則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十娘曰：「少府稀來，豈不盡樂！五嫂大能作舞，且勸作一曲。」亦不辭憚。遂卽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蟲蛆面子，妬殺陽城，蠹賊容儀，迷傷下蔡。舉手頓足，雅合宮商，顧後窺前，深知曲節。欲似蟠龍宛轉，野鴿低昂。迴面則日照蓮花，翻身則風吹弱柳。斜眉盜盼，異種婚姑，緩步急行，窮奇造鑿。羅衣熠

耀似彩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擗腰支，洛浦愧其迴雪。光前豔後，難遇難逢，進退去來，希聞不見。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下官遂作而謝曰：『滄海之中，難爲水，密窳之後，難爲雷，不敢推辭，定爲醜拙。』遂起作舞。桂心哇哇然低頭而笑。十娘問曰：『笑何事？』桂心曰：『笑兒等能作音聲。』十娘曰：『何處有能？』答曰：『若其不能，何因百獸率舞？』下官笑曰：『不是百獸率舞，乃是鳳凰來儀。』一時大笑。五嫂謂桂心曰：『莫令曲誤，張郎頻顧。』桂心曰：『不辭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須識！』遂舞，著詞曰：『從來巡邏四邊，忽逢兩個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處嫵妍，今宵若其不得，剩命過於黃泉。』又一時大笑。舞畢，因謝曰：『僕實庸才，得陪清賞，賜垂音樂，慚荷不勝。』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情乖苦胡越，不向君邊蓋，更知何處歇！』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操，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下官答曰：『十娘面上非春，翻生柳葉。』十娘應聲曰：『少府頭中有水，弗不生蓮華。』下官笑曰：『十娘譏警，異同著便。』十娘答曰：『得使不能與，明年知有何處。』於時硯在床頭，下官因詠

筆硯曰：「摧毛任使點，愛色轉須磨，所以研難竟，良山水太多。」十娘忍見鴨頭踏子，因詠曰：「嘴長非爲嘯，項曲不由攀，但令脚直上，他日眼雙翻。」五嫂曰：「向來大大不遜，漸漸深入也。」於時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雙燕子，聯翩幾萬迴，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十娘詠曰：「雙燕子，不可事風流，卽令人得伴，更亦不相求。」酒巡到十娘，下官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今合把爵，深淺任君情。」十娘詠盞曰：「發初先向口，欲竟漸伸頭；從君中道歇，到底卽須休。」下官翕然而起，謝曰：「十娘詞句，事盡入神，乃是天生，不關人學。」五嫂曰：「張郎新到，無可散情，且遊後園，暫適懷抱。」其時園內，雜菓萬株，含青吐綠，叢花四照，散紫翻紅，激石鳴泉，疏巖磴，磴無冬無夏，嬌鶯亂於錦枝，非古非今，花魴躍於銀池，婀娜蒼葺，清冷蠶虵，鵝鴨分飛，芙蓉間出，大竹小竹，誇渭南之千畝，花合花開，笑河陽之一縣；青青岸柳，絲條拂於武昌，赫赫山楊，箭幹稠於董澤。余乃詠花曰：「風吹遍樹紫，日照滿池丹，若爲交臂折，擎就掌中看。」十娘詠曰：「映水俱知笑，成蹊竟不言，卽今無自在，高下任渠攀。」下官卽起，謝曰：「君子不出遊言，不勝娘子恩深，請五嫂等各製一篇。」下官詠曰：「

昔時過小苑，今朝戲後園。兩歲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魚影靜，林翠鳥歌喧。何須杏樹嶺，卽是桃花源。」十娘詠曰：「梅蹊命道上，桃澗佇神仙。舊魚成大劍，新鷓類小錢。水湄唯見柳，池曲且生蓮。欲知賞心處，桃花落眼前。」五嫂詠曰：「極目遊芳苑，相將對花林。溪淨山光出，池鮮樹影沉。落花時泛酒，歌鳥感鳴琴。是時日將夕，攜樽就樹陰。」當時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子裏，翻入客懷中。」五嫂卽報詩曰：「李樹子，元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菓到渠邊。」於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詠曰：「問蜂子；蜂子太無情，飛來蹈人面，欲似意相輕？」下官代蜂子答曰：「觸處尋芳樹，都慮少物華，試從香處覓，正值可憐花。」衆人皆拊掌而笑。其時園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應絃而倒。五嫂笑曰：「張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見武功，又復子南天也。今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兩人耳。」十娘因見射雉，詠曰：「大夫巡麥隴，處子習桑間，若非由一箭，誰能爲解顏。」僕答曰：「心緒恰相當，誰能護短長，一床無兩好，半醜亦何妨。」五嫂曰：「張郎射長梁如何？」僕答曰：「且得不闕事而已。」遂射之，三發皆透，遮齊衆人稱好。十娘詠曰：「平生好須弩，得

挽則低頭，聞君把提快，再乞五三籌。」下官答曰：「縮幹全不到，抬頭則大過，若令臍下入，百放故籌多。」於時，日落西澗，月臨東渚。五嫂曰：「向來調評，無處不佳，時既睡黃，且還房室，庶張郎共娘子安置。」十娘曰：「人生相見，且論盃酒，房中小小，何暇忽忽。」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屏風十二扇，畫鄗五三張，兩頭安彩幔，四角垂香囊；檳榔壹蔻子，蘇合綠沉香，織文安枕席，亂彩疊衣箱，相隨入房裏，縱橫照羅綺，蓮花起鏡臺，翡翠生金履；帳口銀虵裝，床頭玉獅子，十重畫日氈，八疊鴛鴦被，數個袍袴，單種妖姬；姿質天生有，風流本性饒，紅衫窄裹小，擷臂綠袂帖，亂細纏腰；時將帛子拂，還投和香燒；妍華天性足，由來能裝束；歛笑正金釵，含嬌累繡縵；梁家妄稱梳髮綬，京兆何曾畫眉曲。十娘因在後，沉吟久不來。余問五嫂曰：「十娘何處去，應有別人邀？」五嫂曰：「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言語未畢，十娘則到。僕問曰：「且來披霧，香處尋花，忽遇狂風，蓮中失藕；十娘何處漫行來？」十娘回頭笑曰：「星留織女，遂處間；月待姮娥，暫歸天上。少府何須苦相怪！」於時兩人對坐，未敢相觸，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僕乃詠曰：「千看千意密，一見一憐深，但當把手子，寸斬亦甘心。」十娘斂色却行。五嫂詠曰：「他家

解事在，未肯輒相瞋，徑須剛捉著，遮英雄精神。余時把著手子，忍心不得。又詠曰：『千思千腸熱，一念一心焦，若爲求守得，暫借可憐腰。』十娘又不肯，余提手挽，兩人爭力。五嫂詠曰：『巧將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強逼人。』十娘失聲成笑，婉轉入懷中。當時腹裏顛狂，心中沸亂。又詠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處傷，佯若得日子，餘事不承望。』十娘嘆詠曰：『手子從君把，腰支亦任詞，人家不中物，漸漸逼他來。』十娘曰：『雖作拒張，又不免輸他日子。』口子鬱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頓疑鑽破。五嫂詠曰：『自隱風流到，人前法用多，計時應也得，佯作不禁他。』十娘曰：『昔日曾經自弄他，今朝并復從人弄。』下官叱，語請曰：『十娘有一思爭，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卽道，請五嫂處分。』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余因詠曰：『藥草俱嘗遍，並悉不相宜，惟須一個物，不道自應知。』十娘答詠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卽今詠日子，餘事可平章。』下官斂手而答曰：『向來惶惑，實畏差；十娘憐愍客人，存其死命，可謂白骨再肉，枯樹重花。伏地叩頭，慙慙死罪。』五嫂因起謝曰：『新婦會聞線因針而達，不因針而縶；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以後之事，不敢預知；娘子安穩，新婦向房臥去也。』

「於是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面照，蠟燭兩邊明。十娘卽喚桂心，并呼芍藥，與少府脫鞋履，疊袍衣，圍幙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解羅裙，脫紅衫，去綠襪。花容滿面，香風裂鼻。心去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插手紅褲，交脚翠被，兩唇對口，一臂枕頭，拍搗奶房間，摩塗髀子上。一喫一意快，一勒一傷心，鼻裏癢痺，心中結繚。少時眼花耳熱，脈脈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迴相接。誰知可憎病鵲，夜半驚人，薄媚狂雞，三更唱曉。遂則披衣對坐，泣淚相看。下官拭淚而言曰：『所恨別易會難，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尋思，痛深骨髓。』」

十娘曰：『兒與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盡歡娛，忽嗟別離，人生聚散，知復如何！』因詠曰：『元來不相識，判自斷無聞。天公強多事，今遣若爲分。』僕乃詠曰：『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裏向渠邊。』少時天曉已後，兩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歔歔，不能仰視。五嫂曰：『有同必異，自昔攸然，樂盡哀生，古來常事。願娘子稍自割捨。』下官乃將衣襖與娘子拭淚。十娘乃作別詩曰：『別時終是別，春心不值春，羞見孤鸞影，悲看一騎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五嫂詠曰：『此時縱一去，誰知隔

幾年！憂長傷別緒，獨對滄海鏡；怨起秋醴後，愁生落帽前；若使人心寄，莫惜馬蹄穿。』下官詠曰：『忽然聞道別，慙來不自禁；眼下千行淚，腸懸一寸心；兩劍俄分匣，雙旆忽異林；慙慙借玉體，勿使外人侵。』十娘小名『瓊英』。下官因詠曰：『下和山未斷，羊雍地不耕；自憐無玉子，何日見瓊英？』十娘應聲詠曰：『鳳歸行須贈，龍梭入藕聲；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下官默然破愁成笑，遂囑奴曲琴，取『相思枕』留與十娘，以爲記念。因詠曰：『南國傳椰子，東家賦石榴；聊將代左腕，長夜枕東頭。』十娘報以雙履，詠詩曰：『雙鳥乍失伴，兩燕還相屬；聊以當兒心，竟日承君足。』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留與十娘，并贈詩曰：『仙人好負局，隱上樓潛觀；映水菱光散，臨風竹影寒；月下時驚鷗，池邊獨舞鸞；苦道人心變，從來照膽看。』十娘又贈手中扇，詠曰：『合歡遊壁水，同心待華闕；颯颯如朝風，團團如夜月；鸞姿侵霧起，鶴影排空發；希君掌中握，勿使恩情歇。』下官辭謝訖，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五嫂；因贈詩曰：『今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裁爲八幅被，時復一相思。』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因報詩曰：『兒今贈君別，情知後會難；莫言釵意小，可以掛梁冠。』更取『滑州小綾子』一

正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桂心已下，或脫銀釵，落金釧，解帛子，施羅巾，皆自送張郎曰：「好去。若因行李時復相過。」香兒因詠曰：「大夫存行跡，慙慙爲數來，莫作浮萍草，逐浪不知迴！」下官拭淚而言曰：「大馬何識，尙解傷離，鳥獸無情，猶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十娘報詩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又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日夜懸心憶，知隔幾年秋。」下官詠曰：「人去悠悠隔兩天，未審迢迢度幾年，縱使身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十娘詠曰：「天涯地角知何處，玉體紅顏難再遇，但令翅羽爲人生，會些高飛共君去。」下官不忍相看，忽把十娘手子而別。行至二三里，迴頭看數人，猶在舊處立。余時漸漸去遠，聲沉影滅，顧瞻不見，惻愴而去。行到山口，浮舟而過，夜耿耿而不寐，心勞瘁而靡託，旣悵恨於啼淚，又淒傷於別鵠。歛氣吞聲，天道人情，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去日一何短，來宵一何長，比目絕對，雙鳧失伴，日日寬衣，朝朝帶綬，口上唇裂，胸間氣滿，淚臉千行，愁腸寸斷。端坐橫琴，涕血流襟，千思競起，百慮交侵，齒頰眉而永結，空抱膝而長吟。望神仙兮不可見，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覓十娘兮斷知聞。欲聞此兮腸亦亂，更見此兮惱余心。

○攝錄——字文成，深州陸渾人。登進士第，官至門員外郎。

楊太真外傳

樂史 ○

楊貴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命本金州刺史。父元
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
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璵家。開元
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後，改爲華清宮，
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
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未電袞
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視玄宗皇
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

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

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

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

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

其聲調，遂回橋，卻顧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

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瑤至妝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

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鞋（方孔反）子。』

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妃。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

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淒然，至是得

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元瑛濟隆太守，母李氏隴西郡

夫人；又贈元瑛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

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綺尙大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

中。

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童僕馳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過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許，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旣夜，遂開安輿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請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姊爲韓國夫人，三姊爲虢國夫人，八姊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妝粉，自銜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鏡，秦國七

棄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受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禮。命楊益往嶺南，長史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闇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人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綫，附韜

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變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之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騎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救搃，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日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慧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紱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寬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玄宗嘗夢十仙）十餘童，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

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玄宗在東都，嘗夢一女，容貌豔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即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和之。與文武官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後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園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張野狐箏，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姊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沙檀寺人自李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鏤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

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侍我與爾。』命侍兒紅桃娘取紅棠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篋流蘇之屬，以金鈿球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綉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授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南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捧詞進，上命梯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

涼州葡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爲倚曲。每曲偏將換，則遲其聲而媚之。妃飲罷，飲續中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謂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賊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白花院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千幣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冀問，知則又殫人。』竟去，乃是漢成帝竈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竄，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遊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噴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視屏風在

焉。纒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繪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謫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桐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覽人也，孩中人也，許飛瓊也，精飛燕也，金台人也，小髻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聞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小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搖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采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三二妓，又自是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懼，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蘇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墜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

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元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祿帶含霜，芳流綺殿，金衣曜日，色麗彤廷。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鶯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辮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當遺祿山金平脫裝具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隴

光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肱，尙孟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元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塔祕書少監崔旬，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微，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塔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諱，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筵。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虢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實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於路，歧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腳，遠近餉道，珍玩吉馬，闔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旣死，獨韓、虢與國忠久貴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禮。每人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諛。從官嬾嫗百餘騎，乘燭如晝，鮮裝炫服而行。衢路觀者如塔，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

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隋陵。（祿山本名軋，瑩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遺膝，日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鷄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間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曠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誅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常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上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元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虀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語事。軍中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將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

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寵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固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媵於樓，復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大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吉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仗歎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逡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視之，長號歎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沿驛庭中，敕元禮等人驛視之。元禮擗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解圍。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

宅。元禮曰：『未宜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適上元，欲夜遊。元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使也。先是衛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帥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鬼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徵，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旁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

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上，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道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獻獻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而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洲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洲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

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籓，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愈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得爲貴，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容涕。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基，令臣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用鷄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於局前觀之。上數秤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朵，再幸，尙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粉膩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來，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袖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

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悅紫袖，佩紅玉，披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日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細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做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細合負新填牛之詐也。玉妃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禁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道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之情，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

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綺一雙，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掣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山林由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士破毀，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國家。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樂史——字子正，宋宜黃人，擢著作佐郎，知陵州，召爲三館編修，著述甚富。

○新正平之詐——新正平，趙人，漢文帝時，平以望氣見，因說帝設立渭陽五刑，欲出周罪，當有玉英見，後事覺，夷三族。

梅妃傳

無名氏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

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

大內，大朝，與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

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

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

笛、玻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

命破燈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竟當來。久

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

王戲白：『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

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豈能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

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

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謫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

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敍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門。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息。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弁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遂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盒香歿。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綠。苦寒寂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感恨，柳眼弄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

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薄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稠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上。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

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鬢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殿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肯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袍，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大馬鄂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闕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汪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老而悵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謝女——謂謝道韞，晉時才女也。

○蒙塵——天子遇難曰蒙塵。

譚意歌歌

秦醇

譚意歌，字英奴，隨親生於黃州。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出贖文，遺贖銀。文告婉卿曰：『文廩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欲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君子家徒受寒饑。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意歌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窮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歌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

里，勢力微弱，年齡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慟。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翠珠飾其首，輕煖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歌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黃子[○]纖纖，宮腰擗擗，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慕侵天。」公大喜。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頻添粉。」意乃執其公袂對曰：「木爨秋來也著緋。」公且愧且喜。衆口喑然稱愛。魏諫議之鎮長沙，游岳麓，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

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迤邐望江外，湘渚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攜雙魚入修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讚美久之。他日，又從公軒游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詩。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

真仙去後已千載，此構危亭四望賒。靈跡幾迷三島路，凭高空想五雲車。清猿嘯月千巖曉，古木吟風一徑斜。鶴駕何時還故里，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座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歌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於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映垂絲，清風射腳，疎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語調黃，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

才色相逢方得意，風流相遇事尤佳。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相束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乃治行餞之郊外。張途，意把臂囑曰：『吾本名家，我乃媿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護。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其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泫。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非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疑

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摩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書茲稠疊，上旒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闋，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摭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進灑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駟馬，裊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蠶蛾正消黯，無言自感。凭高遠意空寄煙波。從來美事，因其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向新來寬却衣羅。似凭他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怵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嘆。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期月，親已約孫曾殿承女爲姻。定問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容。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爲記報意。踰歲，意方知爲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月。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遽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有義則企，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於微弱。盟願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尙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穰，臥漏復甃，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懷。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悵。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歌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曰：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李住、滿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當唾其面而非之。」張慚，久之。召客飲食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市，詢意之所爲。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隣，莫有見者。門戶瀟灑，庭宇清肅。張固已惘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挽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昔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爲行吉禮。然後，敢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爲事已，乃挈

意歸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爲命婦。夫妻偕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

○秦醇——字子復，宋亳州譙人。

○漢子——謂子如柔荑也。

○秦晉之禮——春秋時，秦晉二國，世爲婚姻，故稱兩姓聯姻曰秦晉之好。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未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父老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

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望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深山，而澠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召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基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佑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

以出，迹盜所嘗行處，人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盜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傑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柵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傑盡拘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吾桑傑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媼任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於某所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置閣職。』傑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閭，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療叛海上，檢昭化諸州，皆驚，省數輩不能定。因命傑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傑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在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當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奉賞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傑歎曰：『亦思之。然士願其心何如爾。常自信其心以行，譏』

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己。』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擇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雁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擇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過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不自修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盡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善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雋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擇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宋廬陵人。嘉祐間拜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有歐陽文忠公集。

○善長——宋時縣置善長。

○閣職——宋制，閣門通事舍人，與閣門祇候，並爲閣職。

李師師外傳

無名氏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苾燦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帝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子。」爲佛弟子者，俗乎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殷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狎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

隴西氏○色藝雙絕。帝心豔焉。翌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氎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侍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迎出，出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卽各嗜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堯兒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儵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鷄酥，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每進一餐，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浴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舉帷而入，一燈熒然，而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復，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

之，幽恣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後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綺，捲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擺惻惻，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鷓鴣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盞糕餠，餽諸點品。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詠戮，事起伏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斲，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

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屈坐，命鼓所賜蛙附琴爲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書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苴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鷓鴣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酥託寒具銀酸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郟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頷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髻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

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師師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篋，鱗文蓐葉之蓆，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璣璣一篋，螭錦數端，鸞毛繪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減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綃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鈔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窰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章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合爾等百人，改豔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

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嬉嬉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闖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魏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洩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推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人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

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誚語。邦彥悉聞之，擊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復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因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眼，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

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師師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過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隴西氏——李氏族望在隴西，故以隴西稱李氏。

○經綸——謂書卷。

○雙陸——古之博具。

○泗水淵——淚流不止貌。

狄氏

廉布①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歡集，自諸王邸第，及君侯戚里，中貴人家，芻幕車馬相壓，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傷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若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惟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值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價耶？』生啞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值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值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

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頷而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餼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携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詎既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窺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酬卮，卽自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欣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

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值，且訟於官。』夫謬胎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廉布——字宣仲，宋山陽人。登進士，官至武學博士。著清尊錄。

○戚里——帝王外戚所居之地也。

陸務觀

周密

陸務觀初娶唐氏，閩之生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

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餽。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籐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暈絞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獨弔遺踪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園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醞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塵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陸務觀——陸游字務觀，爲南宋初年大詩人。

○周密——字公謹，號草窗，宋濟南人。淳祐中官義烏令。宋亡，不仕。

○仇備——夫婦也。

工 獄

宋 本 ①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醃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戕良人，不得聞。是日，以其醉於讎而取也，殺之。倉卒，屍無所室，有上榻，榻中空，蓋寒則以厝火者，適啓榻，執箕屍空中。空暎，割爲四五，始容焉。復甌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之，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

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考期十日得屍，不得答；既乃竟不得，答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答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答，沙旬餘，度翁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塚上，脫筭耳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懇於邑，亦以鞠訊，慳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葬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狴，囚衆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衆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衷交鈔百定，處處置衛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他人家，尙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閤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酌而怒婦，嘗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淬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

處土榻下，二歲餘矣！燭既不可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口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扳輒，詐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塚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泊所私者，磔於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卽那瘦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竟不白。

○宋本——字說夫元大都人。至治進士官至集賢學士。諸國子祭酒。看至治集。

○北丘——尼也。

○陣死——獄因飢寒而死也。

○猝杆——謂牢獄也。

秦士錄

宋 濂 〇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舉，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吾生不可近，近則必有奇禍。」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嘯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相知書，君何至相視如謁睡？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調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

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秦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徇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所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情。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櫓，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予。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旣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煙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砍馬首墮地，血漉漉滴。王撫髀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什名

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竟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功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常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有宋學士集。

○王鐵槍——後梁王彦章，饒勇絕倫，每戰用兩鐵槍，所向無敵，時人謂之王鐵槍。

○玄鳥——燕也。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

牛，或牽牛來責踐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猶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可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歡，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輟，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悵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

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旣而撫卷曰：『冕未卽死，持此以過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書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筮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筮，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羆○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伊呂——卽商伊尹周呂尚也。

○揆觚——執筆爲文也。

○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

○軒翥——飛舉貌。

○五更——與泛同，覆也。

書博鷄者事

高 啓 ①

博鷄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鄰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常受守杖，知使者意，賺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鷄者遊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賫，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

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鷄者曰：「諾。」卽入闕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牽羣奴而馳。博鷄者直前摔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某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鹹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鷄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鷄者曰：「然。」卽連褚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衙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黨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鷄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鷄者之事。觀袁守

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籬一言之憾，固賊盜之士哉！第爲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譏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高啓——字季迪，自號青邱子，明長洲人，官翰林院國史編修官，戶部侍郎。有季迪大全集。

○賦——受賦曰賦。

○投間——乘機也。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鶖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驅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待渡○，

隋侯救蛇而獲珠^(五)。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常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囊，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窺尾^(六)，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申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掛逸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耶？惟先生速圖！」乃踞蹠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蛟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納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勒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歧而亡，况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七)乎？况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

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卽食，不可卽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

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質於市，以規利於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賈老圃怒，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樵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覲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舂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啗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特繭栗，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買一刀以易我，使我武羣牛，事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鄙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騰；彼將躬耕，我脫幅衡，走郊坰以闢榛荆。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敵，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儋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扃罌，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罌，驕妻妾矣；往年衣袒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

學，今侍兔園⑩，載笠于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具亡，疥癩未瘥。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鞣，官角且可切，磔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礦刃，以俟？』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不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觀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啗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是於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梓，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

知其二，請愬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及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唾？」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罪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實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殛狼，棄道上而去。

○馬中錫——字天祿，明故城人。成化進士，官至右都御史。有東田漫稿。

○虞人——掌山澤之官，亦主苑囿田獵。

○墨者——謂宗尚墨子之學者。

○毛寶放龜而得渡——感應篇集註：「毛寶爲豫州刺史，軍人獻一白龜，寶受而放之江。後於石亭城與石季龍

戰敗，涇江者皆死。獨宓披甲投水，覺如墮石上，有物承足以行。及登岸視之，卽向所放白龜也。」

孟隨侯救蛇而獲珠——淮南子註：「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縛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

夫前處跋胡後恐蒙尾——言狼前進則躐其胡，後退則躐其尾。

②守株緣木——守株待兔，緣木求魚，喻無益也。

③桑榆之景——喻晚年也。

④齠髻——形容初生之角，其小如齠及髻之形也。

⑤兔園——卽梁園，漢梁孝王所築，以招延四方豪傑文學之士。

⑥罪亦有罪焉——孟子：「蓬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此言東郭先生亦有不是也。

焉。」

鵝籠夫人傳

周容

鵝籠夫人者，毘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壻。得鵝籠文，卽壻之。母曰：『家云何？』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妹許某，家故豪，遊行聘。僮僕高帽束縑者將百人。筐篋五里許，媒齊花叟，嚙部署，次第充庭所。錦繡毼珠釧，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騾嘶聲。宗戚壓肩視。或且問：『迺姊家何似矣？』媼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吃。夫人靜坐治鍼帶，無少異容。一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慍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夫人聞之，卽屏去絲帛，內外帷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人靜坐治鍼帶，無少異容。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卽鵝籠亦急告娶。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兩榜俱第一人，名聞天下。南京兆。聞狀元貧，公帑金代行聘，官吏轟走執事。宗戚媼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帶，無少異容。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撫按使者已下及郡守，俱集驛庭候。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爲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壬申，夫人卒於京邸。朝廷賜祭者七遣。

官護喪歸，勅有司營葬。緋引日，公卿勳貴，奠帳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几筵相接。卒時，語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閱歲，鵝籠乞告回里。久之，復蚤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子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掛三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郭，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字謠。十字者，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借客鬪，恆通曙。直宿內閣，輒携女子男粧人。子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子曰：『鵝籠喜噉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矣，以金；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在十字餘子，子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因已窺其微也。嗚呼！夫夫之得罪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

○周容——字茂三，浙江鄞人。明之諸生，國變後不仕。

○吃吃——笑貌。

○南京兆——此指南京兆尹。

李姬傳

侯方域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_一發也。雪苑侯生，已邇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

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

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膏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嘆曰：「田公豈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買公子矣。」卒不往。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明亡不仕。有壯悔堂集。

○玉茗堂四傳奇——明馮顯祖爲一代大詞曲家，晚年居玉茗堂。其四傳奇爲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

○論城旦——猶言論罪也。

○中郎——東漢蔡邕，嘗官左中郎將，人稱蔡中郎。

○琵琶——卽琵琶記，高明撰，中敘蔡伯人京登第，發於牛相府，而拋棄其髮妻的故事。全係假託。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慮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並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嘆，或大呼命酒，或移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鳳鳴，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

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珮，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獨云。

○椒山先生——楊繼盛號叔山，以劾嚴嵩被殺。

○兩相國論河套——明世宗時，兵部侍郎曾銑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嚴嵩明極言其不可。後帝從嵩言，殺銑及言。

賣酒者

魏 禧 ①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舉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

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囊重貲於途，大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設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宅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無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揚揚，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

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

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一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魏禧——字叔子，又字冰叔，號喬齋，又號勺庭，清寧都人。有集。

○釀飲——合賣飲酒也。

○揚揚——得意之貌。

大鐵椎傳

魏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夾大鐵椎，重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壞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

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密篋○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慄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

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響馬——北地馬賊也。

○繁箒——本繁樂器，後傳入中國。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曠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繁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

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正其微，從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嗷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憐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詁，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

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姓名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之俠草澤亡命，言等國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燕筑沈憲俱。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與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摺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款。會生故不知書，口書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鮑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

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都，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以指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而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患，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願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

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李衛，故醫也，亦客於左。秦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清太倉人。官至國子監祭酒。有吳梅村集。

○阮司馬懷寧——即阮大鍼，懷寧人。福王立於南京，官至兵部尙書。時稱兵部尙書爲司馬。

廖氏傳

李良年○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鞞蹴鞠。○高緹諸伎，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緹爲起，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卽中，與若錦；不中，討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

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古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隣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給一月糜，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爲，長而悔焉。所爲浮沉者，培非此不活也。今培死，寧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著比邱居，四服，邀其隣一老嫗，俱入翠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中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由中人爲異之。嫗歸，連其妻，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或謂窺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旣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大死，吏不自愛其身，則士受使少，且爭致之，顧舍此不爲，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托於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今長年——字武曾，號秋錦，清浙江秀水人。以諸生終。

二 賦理——古時之遊樂器具

三 織成——文繪之屬

④比邱尼——女僧也。

姍姍傳

黃永①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袖金針鴛譜，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南海大士。旣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且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

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儲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台俟之。』以故詩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姨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妝使服，遲避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媚媚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薄，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率進而壽。姍姍延伫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鳳浣溪紗一闕，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嫗者，或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爲一破齣，以是知其

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流。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借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嫻嫻忽遭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也。末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泫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嫻嫻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梳沐，然已骨立不支，猶似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一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嫻嫻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嫻嫻長吁，時日，顧左右曰：「此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睨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徵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

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楚楚，然猶在日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

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既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椀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許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證。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下鱗李夫人歌云：『紛彼彼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姓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返，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墟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 黃水 → 字雲孫其他不詳。

① 阮嗣宗——阮瞻字嗣宗爲三國魏時詩人。

小青傳

無名氏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聞，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諧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豔，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暖，憨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士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誡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極彈遊冶少年，諸女

伴指點譁躍，條東條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上觴，觴婦，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台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誤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利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台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旋亦從宦遠方，姬益寥閨，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伴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我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鳩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

日飲梨汁盞許。益明妝冶服，擁襖欹坐。或呼琵琶婦唱官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假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查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于莊，太矜持故也，姑磨之。』命提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燭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潄潄下，一慟而絕。時萬歷壬子歲也。年才十八耳。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杜丹亭）昨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嘔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道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啓視之，綾致惋怡。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置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四）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三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禮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

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開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小，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鱗鱗，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脈脈溶溶灑灑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球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李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瓊入夢流。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鵲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客客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看衫又撚裙雙帶。』對某夫人書云：『元元叩』

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煨
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辭。娣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語。娥指畫屏中一
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孰拂我髮，偷近郎側，
將無似娣。於時，角彩尋歡，縹綿微曙，甯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
信語哮喘，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厲肆善心，餓狸悲
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墟。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
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
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長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
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
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密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
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商以來，有官鼎日，夜喜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百花飛蝶，乃
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陽，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時昔珍贈，悉令見

殉。寶鈿繡衣，幅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件。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媼好藏，竟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採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髮生平於鬢，髮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一) 亭古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見前許堯佐柳氏傳。

(二) 羅刹國——謂莽惡可畏之國也。

(三) 杜麗娘——杜角亭傳奇中之女主角。

(四) 廣陵散——琴曲名，晉書：『嵇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於今絕矣。』

矣。一上

(五) 牡丹亭——卽靈魂記，爲湯顯祖臨川四夢之一。

汪十四傳

徐士俊 ①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嘯矣，聲，汪即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墜折。以故綠林，其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自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忮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猴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悉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維拜於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安，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於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

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選饒騎數人，如商客裝雜於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風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退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疾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瞠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羞，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况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旁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其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

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簞扶策衛汝以行。」於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還。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徐士俊——原名翹，字三石，號野君，明仁和人，工樂府。

○嗚矢——響箭也。

○綠林——盜賊也。

髯樵傳

顧彩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探，獨行山中，不避

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髻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鬻於人，止取百觔，儂人或訝問之，髻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如刮目也。髻日不知言，然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髻怒，飛躍上臺，摔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髻曰：「若爲承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髻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當吾斧矣。」其性剛疾，忠類如此。髻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髻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悲下士，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齋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嘗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橫鞭墮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讙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並庇兄，

不得伴，學奇窘甚。一日，值髯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髯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髯去，嚮身爲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園。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髯得閒，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傭盜。』髯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髯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髯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媵駭變，號呼來追。髯奉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④不是過也。髯謂學奇，亦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髯，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

甲申，鬪賊⑤破京城，崇禎帝凶聞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卻龍庭矣。』髯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髯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卽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⑥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彩——字天石，清人，餘不詳。

○精忠傳——演秦檜譚殺岳飛事。

○崑崙——卽崑崙奴，唐代傳奇中之俠客。

○古押衙——唐代傳奇中之俠客。

○五國賊——李白或自稱闖王。

○天目區——太湖之別名。

沈雲英傳

夏之蓉○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歿。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

意皆曰：『諾。』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起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遊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雲英，會稽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四時不絕。論曰：『明季二賊豎，^①四訂，遂移神器；^②時士大夫脅息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者鮮矣！秦良玉沈雲英之流，^③兩臂耳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
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

①夏之蓉——字芙蓉，號醴谷，清江蘇高郵人。雍正進士，乾隆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有集。

②烏合——謂如鳥之合，易聚亦易散也。

③二賊豎——謂李自成及張獻忠。

④神器——猶言帝位也。

書關橋老僧事

朱長應○

關橋，吾不郡治東南之統衢也。崇禎間，老僧偕其徒結廬駐錫○。氣昂藏，不善作縉流○。態常終日危坐。有過之者，瞠目不起。問其出處，笑不應。鄉之人多忽之。順治二年秋，大兵南下，游騎及關橋。老僧出所持杖，荷以前，負橋而立。騎至，厲聲叱之，不退。乃引弓射，三射，三握其鏃。兵刃交進，鼓聲四起。老僧迎鋒前敵，擊殺數十人。騎皆咋舌驚去，戒弗犯。當是時，舉鄉人扶老攜幼，狐兔竄伏，從葦茅中探首竊望。遙見老僧出門前鬪，旌旗蔽空，甲楯森列，奮身搏戰於百刃中，爛熳騰伏，左右衝突，所向莫當。鄉之男婦，罔弗戰慄流汗，拊手叫號。蓋自是無問知與不知，始歎老僧固非常人也。既免，各歸家，率老幼燃香禮拜。老僧笑不納。後數年，老僧出訪名山，竟不知所終。或曰：『老僧嘗自號海潮，謂其徒曰：『月照精拳棍，類少林○家數。』或曰：『人嘗從老僧遊，道遇官兵，急不及避；俄營帥傳入見帳中，握手泣下，勞苦如平生。竊聽其語，若故爲軍官者。』終莫得其真。

○朱辰應——字載坤，號清谷，清浙江秀水人。有清谷文鈔。

○駐錫——菩薩常用錫杖，故稱和尚所居之處曰駐錫。

○編流——編，黑也。僧衣色黑，故曰編流。

○少林——一名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北。寺僧多精拳術，所以技擊中有少林宗派。

奇女子傳

徐芳○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質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矚。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擇密室。今夫死，妾攜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徒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黠之曰：『果爾，盍遣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

罷。他日妾又問婦曰：『妾固壽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妾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綖戀，不肯。妾惠慈力，乃擇日釋筭，靠鞍，韓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人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賊之，馳騎至里，以馬驚擲家門大呼。夫從牖罅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者數輩，稍詰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啓，婦以馬中，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無懼，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觸目微睇，鬪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促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謔，更闢門，賀下。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徐芳——字仲光，清人，其他不詳。

○駢賊——駢，並也。賊，殺敵而截其左耳也。

圓圓傳

陸次雲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賊一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端眉而入，竟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帥將迫畿輔矣，帝召三桂對平臺，錫蟒衣，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窳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愛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幾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縉綬，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崇，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

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晚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晚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聊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晚勸許之。吳卽命圓圓升辭，晚擇細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曠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關賊旋拔城卒。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晉掖，晉人死者半，漁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晚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曠第中矣。」是時曠方降關，關卽向曠索圓圓，且藉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曠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遂命歌。奏吳歛。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櫻阮箏琵琶，已拍掌以和。

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曰：『此樂何如？』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其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藉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兄以父蔭待罪戒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何與寇之才，復愧平原五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兄安能爲孝子乎？兄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去，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疑，思圓曰：

「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闕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闕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鄴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豔妻，同歸熾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微不信。圓圓之說，有微乎。曰有，微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與斥其罪，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陸次雲——字雲士，清錢塘人。康熙時官江陰知縣。有澄江集等作。

石尉——晉石崇，官衛尉，有寵姬綠珠甚美，孫秀使人求之不與，乃誣石有叛志，懲趙主倫殺之，綠珠亦墜樓而死。

紅拂尚不樂越公——紅拂爲隋越公楊素侍妓，李靖以布衣謁素，姬妾羅列，中有執紅拂者，獨目靖，其夜靖歸逆旅，紅拂奔之，乃與俱適太原。

韋叔奇，字孝寬，北周時大將，用兵如神。

唐顏真卿曾爲平原太守，世稱顏平原。李希烈反，朝廷遣真卿往諭之，希烈脅之，真卿罵賊不已，遂遇害。

犬童狐——春秋時晉之良史。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流氛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憂[○]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宮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高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見公主仆地，他

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待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官眷，我終難逃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王。願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楫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罅井中。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降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耐從雜太監，主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卷酌，又以大觥連飲。羅曰：『我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歟，俟我撰就語君也。』羅

愈喜陶然就臥，胸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闖，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到粉項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①杞人憂——喻無益之憂也。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

②晉井——無水之廢井也。

嬰寧

蒲松齡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輿獨遊。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

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快快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幘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語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頗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踪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略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卽君姨妹行。今尙待聘。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諷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榷，輒搔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

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頗從無還往，懼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而來，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嫗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嫗鬢憤不開，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曰：『奇哉！姓名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嫗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內，茵藉几榻，罔不潔淨。甫坐，卽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

媪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噉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閥。媪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卽爲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某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慙。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罐尾盈掬，媪勸食已，婢來斂具。媪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聞門外隱有笑聲。媪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啞啞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尙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成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幼婦阿誰。答曰：『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

始縱。媼亦起，喚婢襖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掖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莖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噓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眙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

之。因小語責女。女曰：『滴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踪跡。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寧笑至。媪曰：『有何喜笑，輒不報。若不笑，當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妹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而龐慈，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祟於狐，病

瘠死。狐生女名嬰寧，細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帥符黏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大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翩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味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而不損其媚。至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昏，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視，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徧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卷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

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漓也。鄰父聞聲，急奔扉間，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熱火燭發，見中有巨蠟，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鶴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咳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訪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今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涓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榘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又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

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曰：『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笑笑，似全無心肝者。而嚙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蒲松齡——字留仙，清山東淄川人，幼有軼才，老而不達。著聊齋志異十六卷。

○格磔——鳥鳴聲。

○粗糲——食米之不精者。

○執柯——做媒也。

○合盞——謂夫婦成婚之禮也。

馬介甫

蒲松齡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逆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商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伺翁，不敢令婦知。頽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卽其翁也。馬方驚訝，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頓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僕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泣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遷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移時，

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問舍，就使自炊。」萬鍾從其教，卽除室爲馬安頓。夜深，竊覩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尙在閨闔，漸近馬居，以示悲歌之音。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者。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褻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幘，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懷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遂出，叉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之曰：「去，去。」婦卽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跌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嗷啣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幘。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趨趨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撈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吏譁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搗扉聲，急呼

悲，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額。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卽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啓，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驟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解失信，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床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想，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

右翼兄。婦方詬訾，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卽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顛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醃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撻。候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尪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楚褸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啜嚙具道情事。馬於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線，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劫，便殺卻，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

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填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闔，叫喊雷動。婦未及話，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卽復握石成拳，搗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啣舌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救出。馬迎去，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飲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歸曰：『兄勿誤。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慄，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拂然責數。立時兒至，直驢子上，驅策還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爲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

爲，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借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闖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卽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昏，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賣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升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旣極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嬖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

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糜。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寧非變異！

○李常之懼——懼內也。李常，宋陳慥字，其妻甚悍妬。

○趑趄——欲進不前也。

○黔驢無技——黔無驢，好事者載入，放之山中，虎見之，以爲神，遠遁；嗣漸習，驢蹄之，虎因喜，計曰：「技止。」

耳——乃斷其喉，盡其肉而去。

金和尚

蒲松齡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連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離寺，作雜負販。飲羊登壘，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遶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亦其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稅，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幙，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爲床，床上錦綉褥，絹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黏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鞞者，鳥而集，鵠而立。當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肥醃蒸，紛紛狼藉如霖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妓輩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卓紗纏頭，唱鬻曲，聘賭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卽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鬣雲轡，亦略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卽千里外，呼數可通，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並無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迹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

鏡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僧瘞床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華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諫，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縗麻臥苦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床榻，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擎幃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旛旛翳天日。殉葬，束草黏五色金紙作冥物，輿蓋數十事，馬千蹄，美人百袂，方相方弼，著阜帛，首摩雲，冥宅樓閣房廊，互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僮僕，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史，以手據地叩卽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擁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鞞，都不可聞。立者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雄雌，斷幅紉懷中，或扶之，或曳之，蹙蹙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貲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

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⑤未有，六祖⑥無傳，可謂獨門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⑦皆空，六塵⑧不染，是爲和尙。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爲和樣。鞦韆香地，笠重昇天，是爲和撞。鼓鉦鏗聒，笙管敖曹，是爲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浮賂，是爲和障。金也者，尙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①清業——謂僧侶清修之功課也。

②飲羊登壘——謂作僞圖利也。

③食指——人口也。

④細纓而革鞵者——謂足登皮鞋頭戴纓帽之侍者。

⑤兩宗——佛教有南北兩宗。

⑥六祖——初神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肇，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

⑦五蘊——色、受、想、行、識，謂之五蘊。

④六塵——佛經稱聲、色、香味、觸、法六者爲六塵。

吳順恪六奇別傳

王士禛 〇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醕，坐而對飲，查已醕酣，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以博菑故，遂爲窶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請

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蘭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忘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悉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往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

①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陽山人，清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有帶經堂集。

②戟門——立戟於門，乃顯貴之家也。

③吳興私史之獄——吳興南潯鎮富戶莊廷鑑，補臬明相朱國禎所著明史，語多指斥滿清，被歸安知縣吳之

榮告發，囚起大獄，被殺者達七十餘人。伊璜亦列名案訂，以先自首，又賴吳爲之斡旋，故免於難。

劍俠傳

王士禛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氍毹，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鷄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兩之，晚將宿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獮。至尼菴，入門，有廊三間，東向床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廊無妨。』久之，持硃封鎖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

作，山門素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扉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東香，○掃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猶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裝，衣綉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黑衛——驢一名衛。

○東香——賊所用之悶人香也。

◎行纏——婦人用帛編束其足者。

秦淮健兒傳

李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黑。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聞焉。健兒性喜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去手致，焉用瓊瓊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遂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

已弱冠矣。聞倭(一)人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非常死。遂棄官逃之四，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犢，內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二)，夜游狹斜(三)，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歛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許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釀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擊功於邊陲，今掛冠微服，牛耳於四，士諸英雄。』少年同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數，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

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少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矜）乎？』後生曰：『習矣而未嫻。』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發。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鶩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矇曰：『此割屠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詳問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難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匐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盡解腰纏來獻。』健兒解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問。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村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嘔應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游俠兒。擊案狂

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借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而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囊竊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六)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在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爲饌。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曩昔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李漁——字笠翁，清錢塘人。康熙時流寓金陵。精於小說與傳奇。時稱李十郎。

○倭——舊稱日本爲「倭」。

○六博——古遊戲之事。後人謂賭博亦曰六博。

○游狎斜——謂狎妓飲酒也。

○決拾——射者所用之具。

○歸趙璧——趙得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使蔣相如奉璧往。秦王得璧，無意償趙

城，相如仍取璧歸趙。

書麻城獄

袁枚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嫌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積當兒者，素狡獪，謾

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峻，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澆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妾，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殿，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墮其僮，河灘淺，爲犬爬瞰。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雷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闖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合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覘覲湯缺，所用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忠舞文，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跣，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譴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早如松脅亂，妄指認抵。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

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髮鬢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矣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爲束。李獻宗妻，刺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髑指骨，漆紫語色，自擇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許，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趙祥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間知其寃，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產，非嫗真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搯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人，手十全納嫗，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寃矣！」卽屬其子持金，亦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寃，苦不得聞。聞卽自巡撫，應芬，吳命自總督。總督故邁村，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

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璽芬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辨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迺復據情奏。天子召吳璽芬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尚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督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軀，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美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膠鸞變幻，危乎難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清錢塘人。乾隆進士，出宰江寧。學宦官閑居，其終有小倉山房詩文集。

○虎而冠——喻兇橫也。

①謫觚——詐爲也。

漳南俠士傳

崔 述 ①

漳之南，有村曰紫莊。莊有俠士曰李越，少讀書，爲魏諸生。及壯，苦家貧，棄舉子業，以俠聞州里間。常著短衣，僅及膝，佩兩刀以遊，人莫敢忤。紫莊有寡婦，撫一子，不肯嫁。其叔利內黃人，侯六金，竊鬻之。及輿來迎，乃令潛居側古祠中，而已給寡婦出。旣出，則數十人突從祠中起。寡婦驚欲入，門已閉。祠中人遂前擒婦，納輿中。其子聞，奔救不及，度不可奈何，遂往至越所，跪且泣。越尋以婦已往，而六素有勇名，恐倉卒不可得婦，初難之。其子固不肯起，泣愈哀。越尋意不忍，因慨然曰：『是誠在我，當卽往。不得婦，吾不生還矣。』遂出召其徒，曰：『吾素以俠聞村中，今人奪吾村婦而不能救，非俠也。嗚於官，皆賢子，知納賄耳，不足了人事。且事隔省，關移，動累月，彼見逼急，且成婚矣，奚歸爲？不如生劫之，卽不可得婦，因縛六歸，終當全婦耳。』

衆應曰：『諾。』遂以二十七人往。侯氏居甘岡，去紫莊且二十里。比至，日已暮。越尋挾所佩刀，排闥直入堂上。時賀客且滿，酒數行，突見越尋佩刀入，皆大驚；欲共擊之，而方燕樂，出不意，腰下無寸刃。越尋張目叱之，皆退走，相踐踏，覓兵挺，倉卒不可得。越尋因疾入，趨新婦室。而六已潛匿婦草屋中，欲呼衆共迎拒越尋。未及發，越尋已至戶，遂以左手把其腕，而右手拔腰下佩刀劫之，厲聲叱曰：『爾不聞紫莊有李越尋耶！胡敢入吾村奪婦！今婦何在？』六曰：『已逸矣。』越尋怒，叱其徒縛六，反接之。縛始定，而村中少年聞侯氏有暴客，爭持兵刃，前格越尋。越尋使二十七人圍立，各持械外向，而已居中，以所佩刀置六項上，大呼曰：『越尋此來，非欲生還者也，敢死者前！』因舉刀擬六。衆惴慄汗出，不敢近。越尋復問六婦所在，六固不肯吐實。越尋怒，曳六出。未及門，聞婦哭聲；越尋呼衆索之，遂得婦草屋中。於是越尋使二十七人前行衛婦歸，而已持刀驅六隨其後。莫敢追者。至半道，乃縱六歸，謂之曰：『紫莊李越尋非畏死者也，如能相報，詰期朝當待汝。』六唯唯不敢對。夜將分，越尋始至紫莊，乃以婦畀其子，而散遣其徒歸。而其叔先聞子往告越尋，度必禍己，遂潛遁不復歸。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清大名。乾隆舉人，仕爲縣令，著書三十四種。

○略——同跨，股間也。

○闕移——行文同級官署之稱。

記麻城豆腐翁事

黃培亨 ①

麻城有豆腐翁，何子瀛之帥胡君，少時識之。翁設小肆於野，貨豆腐爲業。胡君嘗因觀劇，過而憩焉。翁問所觀，則皆盜賊勇戰事。翁忽色動曰：「余亦勇者，今老矣，請爲郎君戲。」乃步出肆門，一躍壁上立，復一縱至地。瞠視之，猶然僂僂翁也。胡訝曰：「翁胡爲者？」曰：「余固盜也，今爲郎君言，當無害。」三四十年前，約予爲兄弟者十人，以材力爲聲，余居上。長者嘗率十人，行經鄂城。長者曰：「此行無他求，就某方伯假五千金耳。」適方伯納姬，賚客，乃夜踰數重垣，躍下，排闥而呼曰：「我輩十人偶經此，乏資，幸假我五百金，行矣。」久不應，叱咤促之。寢

門啓，姬出，從容語曰：『諸豪士幸見過，不腆酒食，無辭醉也。金細事，且備矣。』十人易之，環而飲酒，酒半，二鬻婢共昇一物，擲地聲轟然，衆起視鐵棒也。婢曰：『娘子約能舉此，惟所欲。』於是至第五人以上，前舉棒，棒不動。長者乃撩衣前，腹○絕亦不動，而棒忽折脛。頃，五人皆死，姬鐵棒下，餘五人奔躍上屋，姬從屋上拘之下，各跪而乞命。姬曰：『鼠輩不足辱吾棒，留若指，食若死耳。』啓兩手示胡，並亡其小指，刀痕宛然。余自是亡命至此，不敢言勇矣。余老矣！』

○黃培芳——字子實，又字香石，清番禺人。嘉靖副貢，詩文書畫均擅，名學者稱爲嶽先生。

○腹——頸項也。

名捕傳

姚伯祥○

金增王伯弼孝廉○自言丙午借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

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扯馬，問何從來，言：「夫婦秦山進香耳。」然名捕疾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公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嘆曰：「懶媳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便束馬肚，結縛裙襖。擡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錚也。夫言：「將我箭去。」婦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豬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襖

伎倆四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弢口授於子，子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姚伯祥——清人，生平不詳。

○孝廉——明清以來舉人之稱。

○倍計——卽計倍。世稱舉人赴會試爲計倍。

○裙襦伎倆——猶言婦人之技能也。

章冠整傳

吳汝綸

章冠整者，桐之東鄉人也。其先世世習農務。冠整爲人，驍勇有氣力，然亦業農。爲人傭，嘗任並日之功，人爭致之。東鄉俗尙意氣，其民好鬪敢死。冠整居東鄉，鄉之力士，皆出其下；子弟攻武藝者，多從冠整游。咸豐癸丑，粵賊陷吾桐，桐民俱受賊害。東鄉負其意氣，賊至，輒羣斃之。

匿不以聞。久之，賊微覺，相戒勿過東鄉，竟迂道行。以致五六年，獨不被賊，賊亦以是怨東鄉。未發，章氏于東鄉爲巨族，多豪健精悍之士，他族皆不之及。冠整尤以驍勇冠其族人。賊怨東鄉久，又所誅求輒不報，己未秋，擁衆大掠東鄉。鄉人聚族居者，姓帥其族御之。冠整之族數千人爲前隊，與賊遇。賊衆且十倍章氏，他族見賊衆甚，皆望風而靡，莫敢援章氏者。賊圍章氏數重，章氏大困。頃之，一人帶劍持矛，奮臂大呼，帥衆突圍而出。出頃之復入，如是者三。格殺賊不可勝計。矢石火炮如雨注，不能中。出入重圍中如無人。賊衆辟易，不敢仰視。詢之，乃冠整也。圍竟解，章氏數千人得無恙。賊以冠整故，不敢留東鄉，稍稍自引去。後賊中每相語及冠整，輒驚愕相顧曰：「吾有是人，天下不足爭也。」冠整旣解章氏之圍，行里許，就地坐。嘆曰：「吾氣盡力竭，不能行，且死矣！」族人鼻以行，復數十步，嘔血而卒。時年以六十餘矣。旣卒之二年，余避亂之東鄉，鄉人每津津談冠整事，有泣者。過前年與賊戰處，輒相指示爲美譚，曰：「猶記章冠整殺賊突圍時也！」

野史氏曰：「冠整一農人耳，余聞其爲人，溫然有儒者氣。又其事親孝，有一弟而獨養母，

垂老如孩提。記(三)曰：「戰陳無勇，非孝也。」余親冠整，不能無慨焉。

○吳汝綸——字肇甫，清桐城人。同治進士，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有集。

○辟易——退避也。

○記——乃禮記。

聯營編號2119

教育
書店

封面設計：宋 石